

榆林市作家协会重点推荐项目

生活·陕北居民的衣食住行

SHENGHUO SHANBEIJUMINDE YISHIZHUXING

朱合作·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榆林市作家协会重点推荐项目

生活： 陕北居民的衣食住行

SHENGHUO SHANBEI JUMIN DE YISHI ZHUXING

朱合作·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陕北居民的衣食住行 / 朱合作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227-06493-0

I. ①生… II. ①朱… III. ①地方文化—陕北地区—
文集 IV. ①G12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1203号

生活：陕北居民的衣食住行

朱合作 著

责任编辑 丁 佳 谢 瑞

封面设计 晨 皓 赵 倩 魏 佳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3228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5千字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493-0/I · 1690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龙 云

早就酝酿要出一套丛书。丛书，显示一种阵容，她是一个个的个体凝聚，聚集起来就是一种群体的力量。

这个群体是榆林市作家协会。

毫不夸张地说，榆林的文学高原已经在沙漠上高高隆起。早多年前，就有同志提出，沙漠文化绝不是文化沙漠。文学这种非机器化生产非复制性操作的先天禀赋，更多的时候却独钟于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被另类的群体。这套丛书就是这种不等式的一次精准实力展示的盛装出演。榆林作家群已经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每年光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就在百篇首以上，有的还开了专门的研讨会，一些全国的评论家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现象——榆林或陕北现象，也曾试图着将此现象和陕西文学合谋计划着第二次“陕军东征”。是的，榆林文学是该到了更进一步展示实力的时候了。这次结集出版，就是以集体形式的定格亮相，她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单一的某一种文学样式，她就是一个群体，一种集体的合力一种团队的呈现。

综观他们的题材范围，除了一部分游记，视野都没走出陕北。不是他们不愿走出，是这块土地已经足够让他们纵横驰骋左冲右突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它书写的界面有多大，而在于它潜藏的思想厚度和开发的技术含量。从文学的角度看，陕北够博大了，这里的沙粒是毛乌素沙漠腹地孕育出的嫡生长子，这里的黄河是最具母亲河浑黄奔突咆哮的晋陕峡谷，这里的长城是最具黄土沙漠平常状态的有明一代的典型地段，这里的信天游是陕北核心腹地一嗓子能穿透几座山梁的真正拦羊嗓子回牛声，这里的黄土高坡是种植小米南瓜养育了十三年窑洞战士走向全国胜利的吴天福地，这里的人种是塞上边关长期拉锯逐渐固定下来的吕布后裔绥德汉子和多民族融合孕育的貂蝉衣袂米脂婆姨……这些已经足够了，这些虬状的老根足以养育一代数代几十代作家，这些硕盘的乳汁，足以孕育先前现在未来的文学巨匠和新秀……当然，这仅指是一种物理上的时空界域，真正写作的精神指向是榆林陕北西北以至……也可以这样说，是榆林土地生长了榆林文学，是榆林文学选择了榆林作家，是榆林作家书写成就了榆林文学。

这些集子中，既有雄浑朴拙信天游传统基因承继下的“大漠孤烟直”的凝重苍凉，也有圆润细密肇源于吴越之地“榆林小曲”历史朗照下“小桥流水”的清冽潺湲，既有对这块土地秦直道汉匈奴杨家将李自成等过往历史的“反刍”，也有神府煤田佳子盐田三边油气田资源开发暴富后人与土地纠缠一起的裂变和创痛，更有对这块土地未来的文化增量和资源枯竭后的反思与叩问。写这些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括”了进去，跳站在历史和现代的脉搏上载浮载沉。

这些作者中，既有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合作化时期的鼎

宿擘将，生活的丰富和阅历的积累使他们的作品沉淀着气定神闲的臻达实崎；也有六零七零后的盛年健将，他们精神饱满志气昂扬，呈现出的是金声玉振磅礴豪迈的雄浑鼎运；更有八零甚至九零后的新锐先锋，他们亦如春初新韭，绽放出的是激情射远葱茏向上的气象峥嵘。他们多半是男性，自然赤诚锐利，汪洋恣肆，洋溢着陕北汉子有如白于山般的铮铮撼动力；她们少一半是女性，自然明心见性，飘逸涵泳，昂奋着塞外女子亦如无定河般的勃勃生命力。

每个作家都是个体，都溢散着自己的风格个性，但我们不妨宏观地扫描，就会发现这套丛书的整体质格，他们没有“屌丝”般追踪当下文坛的眼花缭乱技术呈现，而是沉静从容地在作深层次勘探思考。他们看到了柳青在各种外界诱惑各种头衔叠加时却从北京回到了皇甫村定心专意地和“梁生宝”一起相跟着去买稻种，他们记住了路遥在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新潮纷至时依然对现实主义的一如既往。他们的坚守是对这块土地深思熟虑后的清醒执著，他们的放弃是对历史当代未来文学扫视后的理性选择。

这套丛书里的作品，不敢说篇篇或部部都是精品，但挑出任何一部，总有那么一篇或几篇毫不逊色于我们现在被评奖或被鼎举的作品。就是这套丛书里的一些篇什在当初被大刊物推出时，很多编辑甚至误读了他们的籍贯，一些评论家不得不遗憾地错位“回头率”，不相信陕北这块土硃地瘠的偏僻地域会生长出如此豪迈纯粹而又不乏敦厚写实的时代性作品来。但事实是，他们就是陕北的，还是榆林的。他们还曾坚定地判断：这块土地还将走出像柳青路遥那样的卓然大家。当然，也有一些说法和担心，说这里的沙尘暴或多或少地会给这些作品涂上

拂不去的尘埃，说这里的经济过度膨胀或多或少地会让金钱俘虏强暴了文学……时间，会让一切遮蔽的误读回归本真，会让一切偏离的目光在位移的途中矫正焦距。

未见书稿之前，我们曾策划议定这套丛书不超十本。书稿收讫，左挑右剔，她们总会以不同的角度闪耀不同的光芒拨动着评委的某根艺术神经。结果，就成了现在翻了一倍还挂一丁的数量。多就多吧，多了更显阵容的气势和宏壮。就这，还有许多集子被搁置而未能收纂，更有一些或因未能赶及或因刚出过集子或因未有时间收汇成册，而谦让地将这权利让位给那些更年轻更需要资助的作者。

陕北是一块艺术的土地，这块土地曾让多少艺术家淹没其中，然后浮出水面。就连一代伟人毛泽东也被这块土地艺术地浸淫，发出“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艺术化声音。之后，还有丁玲、贺敬之等等一批陕北作家。真正从这块土地中心泛出泉水的是柳青、路遥，他们操着这块土地的语言，复述着这块土地的故事，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从精神上脱离这块土地……这套丛书是这种文学的承继也是这种声音的赓延，他们中的一些人若干年后很有可能就是第二个柳青第三个路遥。唯如此，才是我们的切望和期许。

引论

- 1 陕北黄土高原与陕北历代居民
- 8 陕北生态环境与陕北经济文化

饮食

- 19 陕北地方物产与陕北饮食文化
- 26 日常吃食
- 57 节日食品
- 74 风味小吃
- 101 其他
- 121 陕北饮食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居住

- 130 陕北地形地貌与陕北黄土窑洞
- 136 窑洞类型
- 146 窑洞群落

155 陕北窑洞民居的传承与演变

服饰

162 陕北气候特征与陕北服饰文化

171 纺织

175 衣服

184 帽 鞋 袜

189 铺盖

191 陕北服饰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行旅

199 陕北地理环境与陕北行旅文化

213 交通设施与行旅用具

222 行旅类型

255 陕北行旅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引论

（一）陕北黄土高原与陕北历代居民

近年来，随着各种人文科学的不断兴起和深入发展，陕北高原，这一块广袤起伏的黄土地，也越来越受到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前所未有的关注。

作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一部分，这里曾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在陕北高原的南北两端，分别发现的“河套人”和“黄龙人”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文化遗址，有力地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的旧石器时代，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时期，在整个人类 300 万年的进化历史中，旧石器时代，就占去了 299 万年！正是在这个时期，人类掌握了用火，懂得了熟食，学会了使用弓箭与狩猎，经过无数次的挫折与尝试，还奇迹般地创造出语言——这个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成果！如果没有语言，人类必将还要在蛮荒和黑暗中作更加漫长的徘徊。而一旦拥有了语言，整个人类社会的各项文化成果，便可以获得一种史无前例的传承。

作为大千世界中唯一拥有智慧的一员，随着社会各项文化成果的演化，人类自身的进化，也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大约在距今 200 万年前的年代时，由于使用工具和劳动生产的推动，人类第一次开始用后肢支撑着行走，一举将自己变成了头颅高扬，顶天立地，双眼平视和气宇轩昂的直立人。

鹤立鸡群的直立人，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历史长河中和狼虫虎豹为伍，在大自然严酷的压力下，步履艰难地行走了 190 多万年，越过了早期智人——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重要阶段，终于在距今 5 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将自身演化成了在解剖学意义上和现代人类同属一种类型的晚期智人。

对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说，晚期智人，这些和现代人类个体具有同样身高，同样脑容量和同样生理特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居民，意义更是无比巨大。正是在这个晚期智人的阶段，生命世界中独具特色的这一支——我们人类，才开始分化为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这样一些不同肤色的人种。我们社会中今天所拥有的各种不同特色的文化，也是在这些人种所创造的不同生活和生产习俗的基础上，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在晚期智人那里，人类石器制作的技术和经验，已更加精巧和熟练了。同时，他们还理所当然地发明了一些骨制的鱼钩、鱼叉和带眼的骨针等生产和生活的用具。也学会了建造一些简陋的房屋和缝制一些简单的衣物，甚至连一些原始宗教的萌芽，也从这一阶段的人类社会中萌发出来了。

总之，现代人类社会中所拥有的许多文化现象，几乎都可以从晚期智人那里，寻找到一些最初和原始的影子。

在这里，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和

70年代中期，人类学家连续两次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发现并被命名为“河套人”和“黄龙人”的旧石器晚期的原始人类，正属于这样一些距今3至5万年前的晚期智人的类型。

也就是说，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那些与巨齿象、披毛犀、野马、野牛和狼虫等野生动物相依为生的“河套人”及“黄龙人”，正是这样一些具有比较熟练的语言能力，和较高文化智商的黄皮肤，黑眼睛的早期陕北居民！

当然，对于全世界任何人种和任何民族的人们来说，人类文明的曙光，还有待于新石器时代的降临。在起始于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人类学会了定居，发明了农业，培育了谷物，驯化了动物，极大地扩大了食物的来源，发明和创造出了种类繁多的石器和陶器，学会了使用调味品并掌握了最初的食物烹调术，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令人惊喜的是，正是在这个新石器时代，陕北黄土高原上人类文明的曙光，也同样得到了迅猛而广泛的发展。迄今为止，在陕北各地发现的星罗棋布、数以万计的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向人们表明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从陕北高原上搜集到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遗物中，我们发现，那个时期的陕北先民们，已经是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类族群了。他们磨制的石刀和石斧，是那么的精巧与多样；他们烧制的陶器，是那么的实用而富于变化。再加上数不胜数的原始居民遗址，几乎就和现代陕北村落同样的繁多。在无定河流域、洛河流域和陕北高原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河流两岸的村庄里，又有哪一个村庄，没有一两处新石器时代的“白灰面”遗址呢？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新石器时代，

在我们群山起伏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到处是一派人类原始文明灿烂辉煌的景象。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是在这么一派高度繁荣的人类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继之而起的龙山文化的背景下，距今大约五千年前后，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伟大的黄帝部落，终于在得天独厚的陕北黄土地上脱颖而出！

“黄帝部落，发源于陕北黄土高原”。这一著名的论断，如今已获得了许多人类学家的共识，并不断被更多的民族学考古学资料所证实。遥想当年，作为华夏五千年文明开创者的黄帝及黄帝部落的先民们，浩浩荡荡地从陕北黄土高原上出发，战蚩尤，平炎帝，发明指南车，统一中华民族各部落，所从事与开创的当是一番多么辉煌动人的业绩。

当然，随着黄帝部落众多人口的“离家出走”和“入主中原”，广袤的陕北黄土高原上遗留下来的人类文明的星光，曾经在一度时期内，显示过一定程度的稀疏和萧条。但是，由于造物主和人类社会演变的共同作用，在距今 3000 年以来的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内，在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同样发生和上演过许多令人感慨不已。和回肠荡气的民族融合与民族争战的交响乐。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记载在《周易·既济》一文中，这个被强盛的商王朝连续讨伐了三年之久，方才克败的鬼方民族，实际上就是当时陕北的族民。殷商王朝兴起于中原，当时的陕北一带被称为鬼方，居住着以游牧为主，兼营一部分农业的鬼方人。一个地处偏远的鬼方民族，竟然要殷商王朝连续三年的征讨，足见这所谓的鬼方，在当时的强盛与强大了。

鬼方民族强大的势头，大概一直保持到了西周王朝的初期。

周康王姬钊，曾连续两次命令终身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孟率军出征。周康王两次声势浩大的讨伐，共俘斩鬼方民族近2万人。自从遭受了周康王两次致命的攻击后，鬼方民族的身影，就在陕北及周边土地上销声匿迹了。

那么，这些强悍的鬼方民族的族民们究竟到哪儿了？历史学家们考证，他们中间的一部分，被迫北迁——也就是跑到域外了。遗留下来的一部分，则是被华夏民族融合了，最终变成了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这几乎变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条民族争战和民族融合的规律：举凡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争战，其最终的结果，如果中原民族胜利了，则必定有一部分不愿意放弃游牧文化的人，要北迁域外，到更加遥远的草原深处去谋生。汉武帝时期的匈奴人，重演的就是鬼方人在商周时期所演出的剧目。据说当时的北匈奴，乘骑着高大雄伟的马匹，一直迁徙到了现在的匈牙利一带。而当年的所谓南匈奴，无疑被中原民族同化了，变成了汉民族的一部分。

自从鬼方民族被周康王击败以后，在广袤的陕北土地上，代之而起的则是另一股游牧文化的势力，即被称之为犬戎的一个信奉着狗图腾的游牧者民族。这个控制了陕北，并控制着和陕北紧密相连的甘肃和宁夏很大一片土地的犬戎族，一直是代商而起的西周王朝的心腹大患。历史上那个荒淫无道的昏君周幽王，就是在犬戎人燃起的滚滚狼烟中，命赴黄泉的。

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入到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后，在整个陕北黄土高原上，又发生过哪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呢？这个时期，兴起于春秋，强盛于战国的西方戎族的一个新分支——义渠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势力所在，基本上是取犬戎而代之。这个仍然以游牧为主业的义渠族，在包括陕北在内的如今陕甘

宁接壤的区域，建立起一个所谓的义渠国。这个义渠国，一直到了公元前 270 年，方才被秦国所吞没。秦灭义渠后置其区域为陇西郡、北地郡及上郡，而整个陕北黄土高原，便属于当时的上郡。

历史的长河再往下推移，就是秦始皇统一以后的中国了。自从伟大的黄帝部落“离家出走”后，两三千年来，在动荡不安的陕北高原上，扮演着主要角色的，一直是一些不断强盛起来，又接二连三地消亡下去的游牧民族，在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后，陕北黄土高原才被置之于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才重新被染上了浓重的农业文化的色彩。

然而，即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不断有游牧民族的弟兄们，以所谓“占领者的姿态”，一次又一次踏上这一块黄土地，和中原以农业立国的政权，争夺生存的空间。仅在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就连续 3 次，向和陕北一带紧密相连的、以河套地区为主要根据地的匈奴用兵，并连续 7 次向包括陕北（上郡）在内的西北地区移民充边，最多一次竟移民 72 万人，而当时的汉族总人口，仅仅 600 万；这大大地加强了中原王朝在陕北高原的势力，终于在公元 1 世纪的东汉前期（91 年），彻底打垮了北匈奴，将内附的南匈奴 20 余万人，安置在了包括陕北（上郡）在内的如今陕甘宁交界的这一块黄土地。

可是，这些和中原汉民族拥有着不同文化习俗的游牧者后裔，却又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终于在“五胡十六国”的南北朝时期（222—589 年），在如今的陕北高原上，建立起了一个割据者王朝，其巍峨高大的王城城墙，就屹立在无定河畔的靖边县境内，即 1600 年之前的统万城，今天所谓的白城子（因其城墙用白泥所筑）。这个匈奴人的后裔赫连勃勃建立的政权，

叫大夏国。其势力之所至，曾“南阻秦岭，北薄于河，西收秦陇，东戍蒲津”。按照现在的区划说，大体上就是以陕北高原为中心，包括关中，宁夏南部，陇东和内蒙古的河套地区。

当时光再行进几百年，进入到北宋王朝时，又一个游牧民族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在这一块土地上崛起起来了。这一次，党项人先是在统万城一带积蓄起力量，最后定都在兴庆府（今银川市）。这个西域党项人的政权，叫西夏。西夏王朝的历史，一直延续了将近 200 年，差不多和北宋王朝相始终。而绵延千里的横山山脉，就是北宋王朝当年一道十分重要的边防线。

然而，自秦汉以降，直至宋元明清这两千余年的岁月中，除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宋辽夏三足鼎立等少数几个阶段性时期，由游牧民族占领外，整个陕北黄土高原，基本上还是在中原政权的控制下，是在汉民族中央政权的管辖下。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从距今 3 至 5 万年前后的晚期智人时期起，在群山起伏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的踪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源头——黄帝部落，就发源于这片得天独厚的陕北黄土高原上。而自从商周两朝以来的不断用兵，和北方游牧民族间歇性的不断入主中原，在距今三四千年的陕北黄土高原上，曾反复上演过许多民族争战和民族融合的交响乐。这一部民族融合的交响乐，在秦汉以降的两千余年的时间内，逐渐地确定了主旋律，变成了由农业文化为主导的一个坚定不移的过程。所有这一切，也就从本质上决定了，一部陕北高原文化演变史的无比复杂和丰富的内容。

宋元之后，随着中华民族政治经济中心的一再南移与东迁，陕北及周边这一块自古以来就具有很强独立性的黄土地，则不断地被抛弃在了中华文明的边缘。然而，正是这一种被抛弃和

被封闭的双重作用，使得从远古以来就不断生发和出现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民族许多极有价值的精神文化现象，竟得到了一种非常难得和极为完整的保存。在许多人类文化学家的眼中，广袤的陕北黄土高原，无疑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立体博物馆。正像有人所强调的那样：这里有人文初祖的轩辕氏，这里是大禹治水的始足地。汉民族文化的一切形态和特征，都曾从这里繁衍开来，发展开来，再加上近代革命史上那非常光辉的一页，曾经使历史翻天覆地，使社会骤然新生的辉煌，又给陕北这块土地注入了新鲜血液与精神。因此，陕北高原在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生活中，理所应当占有着一个独特而非同一般的地位。

（二）陕北生态环境与陕北经济文化

我们知道，作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得天独厚的一部分，在距今3至5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就有“河套人”和“黄龙人”，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展开了采集狩猎的活动。

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时代，在群山起伏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处处都呈现出早期人类定居生活的繁荣景象。那时候的陕北居民，操纵着比别处的人们更加先进的工具，耕种着一些最初的谷物，饲养着人类所驯化出来的一些最早的家畜，在温暖宜人的无定河流域、洛河流域，以及其他一些靠近水源的黄土缓坡上，从事着最初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来无事，大伙便讲述着一些最初的人类故事（神话），享受着一种恬淡而又较为稳定的生活。这种颇有点诗情画意的新石器时代的文明，终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后的那个划时代的岁月里，